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七十四回 扮陰曹夜審花得雨 送密信欽差訪賊人

話說彭公叫人傳保安同知，要三班人役審問花得雨。早有同知法福理，帶皂、快、壯三班人役來參見彭公。彭公說：「貴府你在此聽候本部細審賊人。」又對蔡慶、歐陽德說：「二位義士，聽我審問花得雨。」彭公當中坐定，左邊蔡慶、歐陽德，右邊張耀宗、法福理，下邊是三班人役，高源、劉芳、徐勝三人立在大人身後。先帶上家人花瑞、花升、花祥、花茂四個人上來跪下。彭公看了一看，問了名姓，說：「花瑞，你是一個當奴才的，我也不怪罪於你，你家主人一生所作所為的事，你說了實話，我施恩於你，放你回去；你若不說實話，我就嚴刑治你，還要重辦你四個人呢！哪個先說實話，就算是好人，我就放你等回去。」花瑞被彭公這一番言語，說得也默默無言。他心內想罷，說：「求大人開恩。我家主人先僱了一個護院的人，名叫花面太歲李通，後又來了青毛獅子吳太山等這些人，全是河南紫金山來的，住在主人家內，無事與我主人在一處練武。我說的並無虛話。」彭公點頭說：「花瑞，你主人為什麼謀殺劉鳳岐之妻身死？你必知情。」花瑞說：「我在外院看門房，這事是我們總管花珍珠與花茂所辦。」彭公說：「花茂，你家主人謀人妻女之事，你要從實說來。」花茂說：「大人要問，只因

我家主人二月初七日上墳，回頭走至保安東窗口，見路北有一家隨牆板門，門外站定一個婦人，有二十多歲，長得十分美貌，眉眼另有一團風流。我主人問花珍珠，這是誰家婦人？花珍珠說是劉媽媽的兒媳婦，劉媽媽會收生，常往小人家去。又問劉媽媽的兒子做什麼？花珍珠說是在昌平州做生意。我主人回至家中，叫花珍珠想主意，要這一婦人到手。花珍珠獻了一條計策，他說定日接劉媽媽給他媳婦收生，來至此處，他也不離左右。他知道劉家沒有男人在家，就是劉媽媽的兒媳婦一人，夜晚派些人去搶來，一個婦人家，多給她些衣服和金銀首飾，也就安住她的心了。次日放劉媽媽回去，就說鬧胎，還須再等幾天。我主人就依他的主意，全辦好了。派我帶吳太山、李通和二十餘名打手，到劉家將房門打開，見那婦人尚未睡覺，被我眾人搶上轎去，擄到我們莊中。在大門之內打開轎簾，瞧見那婦人脖項上插定一把鋼剪子，嚇得我主人也無主意！李通他出的主意，叫人將原抬的轎子別動，連死屍抬回他家內，裝一個不知道。我等又把那婦人送到他家去了。這是實話，只求大人開恩，此事全是我家主人做的，實不與小人相干。」彭公說：「帶李通上來，與花茂對詞。」李通身受重傷，也未強辯，均已承認。彭公又把那九個莊兵一齊帶來，問了名字，說：「你們是花得雨的什麼人？」那些莊兵說，均是僱工人。彭公一拍驚堂木說：「胡說！既是僱工人，為什麼與官兵動手？」內中有一名叫王霸的說：「我們實不知情，只聽說有了賊啦！我們要知道是官兵，小人哪敢與官兵交手？」彭公說：「你家主人共僱了多少人工？」王霸說：「共有二百三十餘名。」彭公說：「帶下去交法福理看押，吩咐帶上花得雨來。」

兩旁一喊堂威，把花得雨帶至大人公位之前。兩旁人役說：「跪下跪下！」花得雨一陣冷笑，說：「彭朋，你叫我跪下，我一不犯國法，二不犯官司，你帶一伙強盜到處指官詐騙，詐我的資財，咱們這裡也完不了，有地方和你說去，咱們到都察院去打一場官司。」彭公說：「花得雨，你謀奸害命，且窩聚強盜，夜內移屍，凌辱欽差，拒捕官兵，你的腦袋還有麼，你還說作甚好人！今見了本部院，竟敢目無官長，咆哮公堂，來人，著實先打八十大板。」打得鮮血直流，打完了，彭公說：「帶上來！」那花得雨說：「好打好打！」彭公說：「你不招嗎？」花得雨仍一語不發，只氣得面皮煞青。

彭公看罷，心中想了一會，隨即吩咐帶下去，又叫高源過來，附耳說如此如此！高源叫劉芳、蔡慶、徐勝一同下去，又對法福理附耳說了幾句話，讓手下人看押花得雨，收在空房之內。

花得雨連夜帶氣，迷迷糊糊睡了有五六個時刻。他一睜眼，黑暗暗的不見有人，正自狐疑，忽然進來兩個人，一個黑臉膛，一個白臉膛，都是古時打扮，頭戴紅纓大帽，青布靠衫，腰繫挺皮帶，足下青布靴子。一個手提綠紙燈籠，一個手拿鐵鏈和一面小牌，上寫著「追魂、取命」，說道：「花得雨，你跟我二人走吧！現有冤魂把你告下來了，我二人是本處城隍司的。」

一人一抖鐵鏈，把花得雨鎖上，帶他往前就走，黑暗暗的，陰風陣陣寒，拐彎抹角，見前面一座大殿，抱柱上有字，寫的是：陽世英雄，傷天害理都有你；陰曹地府，古往今來放過誰！

橫幅四字是：「你可來了！」進殿一看，所照之燈都是昏慘慘的，燈光都是綠的。當中有一公忠官位，坐定森羅天子，頭戴五龍盤珠冠，龍頭朝前，龍尾朝後；身穿袞龍袍，上繡龍翻身，蟒探爪；腰中繫係富貴高升玉帶一條；足下篆底官靴；面如黑漆，一部花白鬚鬚。左面是判官，頭戴軟翅烏紗帽，身穿

綠綢蟒袍，足登官靴。並有牛頭馬面，兩旁鬼役人等。方一進殿，迎面有一戴烏紗帽，穿紅蟒袍，腰繫玉帶，足穿官靴的，他帶著一個女鬼往東去了，又回頭說：「花得雨的靈魂帶到！」

提將上去說：「跑下！」上面閻王說：「來人，把生死簿拿給我看看。」判官立時呈上一本帳來。閻王說：「花得雨！今有劉鳳岐之妻周氏，被你謀害身死，前來告狀。你欺心膽大，倚勢欺人，你不知善報惡報，早報晚報，終竟有報！你謀人妻女，所作的事還不實說嗎？要等我將你上油鍋炸，你才說呀！」

花得雨知道已死在地府陰曹，不說也無用了，就把如何與花珍珠定計，搶劉鳳岐之妻，自刺身死和移屍之故說了一遍，寫了供底，親手畫押呈了上去。忽從背後來了一人，正是高通海，說：「花得雨，你今還往哪裡去躲避，我是不能饒了你的，你說了真情實話，你還要怎麼樣賴供呢！」把燈重新改換，一看眾人都是穿的唱戲衣服，扮閻王的是蔡慶，做判官的是徐勝，租房是張耀宗，扮女鬼是班內唱小旦的。這都是彭公授計，吩咐法福理這樣辦理。保安同知法福理是旗官，這裡有一份戲箱存放，故借這公館東面關聖帝君廟內，作為問案之所。今已審明花得雨作案之事，便帶他去見彭公。

彭公一想：這案要是行文上憲，又要耽延幾十天工夫，不如與民除害為是，遂將眾犯人等帶下去看押起來。次日天明，彭公吩咐把被告牌抬出去，准有人來告花得雨。這信一傳出去，就有居民人等喊冤！告花得雨霸佔土地房產，搶擄少婦長女之案，共有七張呈狀。彭公全皆叫進來，俱各問了口供，說：「明日要辦花得雨！」即派官將被搶婦女對明，並將占有田產各歸本主。彭公遞了一個折子，奏花得雨所作之惡。旨意下來，將花得雨即行就地正法，李通等皆斬首示眾。彭公欽賜「剪惡安良」匾額。同知法福理因地面不清，革職留任。高源、劉芳、

徐勝記大功一次。這上諭一下，彭公派法福理監斬，在保安西門外將花得雨等梟首示眾。

彭公將事辦理完畢，忽聽外面差人來報，說：「有一個姓張的，要求見大人，說有機密大事告稟。」彭公派高源出去，看是何人？高源出去一看，卻是山東一帶有名的鳳凰張七即張茂隆，連忙請安，說：「叔父，你老人家從哪裡來的？」張茂隆說：「我聽人傳言，說賽毛遂楊香武出家當了老道啦！我來找徒弟朱光祖、萬君兆，順便訪幾位朋友。我今聽說一件機密大事，特來見大人告稟。」高源同他進來，給大人請了安。彭公一看那張茂隆，年過花甲，五官端正。彭公說：「義士請坐。」

張七說：「大人在上，草民萬不敢坐。」彭公說：「此處並非公堂之上，坐也無妨。」張茂隆說：「我今來此送信，大人請把左右暫退出去，恐走漏了消息。」彭公說：「無妨，都是我的心腹之人。」張義士說出一席話，嚇得眾人魂膽皆驚！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